

钱玄同致罗根泽手札十二通考释

尹海江

内容摘要:湖南省图书馆藏钱玄同致罗根泽手札十二通,写作于1933年6月至1937年4月之间。内容涉及钱玄同、罗根泽二人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期间,有关考试阅卷、安排授课、带生见习,以及健康、交往、著述、薪酬等多方面的内容。手札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北京师范大学早期办学方面的一些情况,是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玄同与罗根泽两人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现代学术史和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 钱玄同 罗根泽 手札

湖南省图书馆所藏钱玄同^①致罗根泽^②的十二通手札,除其中三通没有写明年份外,其余皆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时间范围在1933年6月至1937年4月,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之前,钱玄同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写给罗根泽的一组手札。这些手札有的写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用笺”上(第一通),有的写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用笺”上(第十二通),有的写在朱丝“唐人写经格”信笺上(第二、三通),有的写在“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信笺上,笺尾有“曲园制”字样(第四通),有的写在蓝格“双漱稿纸”上,尾有“共六百五十字”(第十一通),有的写在“宝晋斋”朱丝栏笺纸上(第八通),有的写在“启事”专用笺纸上(第九通),也有的是用朱墨写在空白纸上(第七通),

①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1910年回国。1913年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②罗根泽(1900-1960),字漱冰,号雨亭,河北深州人。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31年至1937年7月,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其间1932年春,代郭绍虞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9月至1935年7月任教于安徽大学。据钱玄同1936年8月7日《日记》,1936年8月罗根泽已由讲师升教授。

皆纸墨精良,手泽如新。信札内容多为教学工作相关事务,如课程安排、考试阅卷、带生见习、商量处理同事间关系等,是了解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了解当事人生平境遇、健康状况、工作交往以及学术著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

雨亭先生:

日前先生与王了一^①先生枉顾,失迓为歉。

读留示,正为骇异!因大暑,弟已于五月十五左右携至文学院,交给听差,嘱其候罗先生来授课时呈上。今知先生尚未收到,因即以电话询该听差,始知自五月廿日以后,时局危险,学校停课,先生后即(按,疑当为“既”字之偶误)未往,故未取去。今晨弟至文学院,即将大著取得,送至二龙坑尊寓,适值先生外出,恐有疏失,因仍携归,交听差,来日嘱其送至,乞即查收为荷。

弟钱玄同上

廿二,六,廿四。

此札写于1933年6月24日。钱玄同该日《日记》记载:“晴,闷热,午阴,渐掉点儿,至晚五时节许雨,入晚大雨通宵。上午八时,访罗根泽,未晤。”^②与此札互为印证。王了一即王力,1932年从法国学成回国,在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为专任讲师,按惯例两年后他可以升教授,但因当时他在学术方面的成果尚少,只出版了《希腊文学》、《罗马文学》和一些翻译作品,因此1934年仍续聘为讲师,为此他还探问过系主任朱自清,朱自清只报以微笑^③。1935年撰写《从元音的性质到中国语的声调》、《类音研究》等论文,1936年发表论文《中国文学初探》,又出版学术著作《中国音韵学》,提出脂、微分部说,被认为是学术上的新成果,他也因此升聘为教授。“王力”为其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学术专著之署名,而其翻译作品与文学创作则一般署名“王了一”。罗根泽1931年下半年始任教于北平师大,1931年至1934年上半年撰写与发表的论著主要有《墨子引经考》、《管子探源跋》、《“孔丛子”探源》、《荀子游历考》、《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跋金建德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诸子丛考·自序》等。又有《乐府文学史》、《中国诗歌之起源》、《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故事与作者》、《孟子评传》、《孟子传论》等。此所谓“大著”未明言何者,疑当在此范围内,而他用力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是有关《战国策》作者方面的论著,因此《跋金建德

①王力(1900—1986),原名祥瑛,后改名王力,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24年获资助到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年自费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1932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任讲师。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6页。

③张谷、王国缉著:《王力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之可能性较大。札中所言：“自五月廿日以后，时局危险，学校停课”，据钱玄同《日记》记载，自5月11至6月初，日机经常来北平上空骚扰，有时一架，有时多架；或低空侦察，或散发传单；有时我方射防空高射机枪，有时日军打靶的枪炮声闻于城中。城内兵慌马乱，城中时或戒严，学校已不能正常授课^①。此札可见钱玄同办事的谨慎和对文稿的珍视。

二

雨亭先生：

严公^②来信奉上，请鉴核。彼所云“尚有其他须顾忌之处”，不知何指，或者是对于孙蜀丞^③而发乎！然亦只是臆测而已。陶健公者，弟亦不知其人，玩严信口气，似乎是纯旧派文人，不知然否。

先生如欲访严君，则请至甘雨胡同卅一号（在东安市场之北，路东之一胡同）。

手此，敬颂

著安！

弟钱玄同上

廿二，九，卅

此札作于1933年9月30日。此札暗示了新、旧文人间的嫌隙。严既澄来函内容不得而知，据此札大约应是罗根泽与旧派文人间发生齟齬。所谓“纯旧派文人”当是指上世纪初，思想相对保守，对“五四”知识分子有微词，对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多有质疑的旧式文人。早在1918年钱玄同就与刘半农以《新青年》为舞台演了一出“双簧”，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历数新文化的种种罪状，而刘半农则以《复王敬轩书》给以回击，以此种方式开展对旧派文人的批判，并引出了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来论战。孙蜀丞和陶健或即札中所谓“旧派文人”。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929页。

②严锲（1900—？），字既澄，号镂堂，广东四会人，长期从事教育与编辑工作，有诗集《初日楼诗》，词集《驻梦词》，其他著述有《论理学的派别》、《国故与人生》、《景山凭吊录》、《散文与骈体文》、《苏轼诗》（选注）、《儿童故事》、《儿童诗歌》，译著有英国耶方斯《比较宗教学》、英国约翰杰《进化论发现史》、英国罗素《怀疑论》以及比塞爾、邓肯著的《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③孙人和（1894—1966），又名孙人，字蜀丞，江苏盐城人，词人，词学家，时任北平师范大学讲师。著述有《论衡举正》、《抱朴子校补》、《阳春集校证》、《吕氏春秋举正》、《吕氏春秋举正（续）》、《人物志举正》、《韩非子举正》、《鹖冠子举正》、《左宣漫录》、《墨子举正》、《三国志辨证》、《唐宋词选》。曾与黄侃、邵章、邵彭、杨树达、吴承仕、陈垣、尹炎武、洪泽臣、陈匪石、朱师辙、李泰棻、高步瀛、席鲁思等十余人成立“思辨社”。

三

根泽先生：

兹送上“文学史大纲”及“诸子说略”两科课程标准表格，并空白表格数张，请费神将“内容纲要”及“参考书”两栏填写，至荷！

此虽非一成不变之宪法，但略带永久性，故填写时请勿以本年度所授为标准（使如本年度或系继续讲授，或因时间关系需多教或少教之数），但说明讲授此科时所需要之内容材料为宜。最好用白话文说明，但若用文言文，亦无不可。填就后，无论交教室听差，或直接寄弟，均可。手颂

著安！

弟钱玄同上

廿二，十，十一

此札作于1933年10月11日。钱玄同该日《日记》云：“上午为作课程标准事发几位教员之信。”^①此即其发给几位教员书信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罗根泽除讲授“文学史大纲”和“诸子说略”两门课程外，1931年他还在燕京大学讲授“乐府及乐府史”，1932年他又代郭绍虞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1933年11月开始构思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书前《自序》云：“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②此札反映钱玄同教学管理方面的思想理念，一方面对教师授课情况有统一的管理，以保持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授予他们较大的灵活处置权，使教师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填写表格可用白话文，也可用文言文，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

四

雨亭先生：

一年以来，先生常常来信，并惠大作，均未答复，实缘懒、忙、病三事所造成，死罪，死罪！

旬日来与劭公^③商量，本学年决定聘先生为师大国文系教授，前日（卅一）由弟专函向云亭^④校长提出，并由劭公亲往商谈。云亭极表欢迎，当时好将聘书送至弟处，此事表面上似颇圆满，实际上却有不圆满之处，实由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962页。

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强才选编：《罗根泽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③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时为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新著国语语法》、《国语运动史纲》、《国语词典》等。

④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省唐山人，1923年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乡村教育，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至1937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于弟等一时疏忽,缘两三月前,校方忽有“教授减少授课时间”之提议,即是将原来每周授课十二小时之办法减为十小时,弟于劭公均误谓此事业已通过,迨劭公前日探问云亭,始知因各方意见尚未交齐,现在尚不能讨论,故未通过,本学年可能仍照旧制办理,教授每周仍须授课十二小时,于是先生授课之时间忽发生问题矣。师大自上学年起,每周只能排四十五小时,不能增多一小时,此先生之所知也,本学年还是如此,故本学年先生每周之课只能排八小时,即:中国文学史二、中国文学批评史二、曲史二、诸子概论二是也。因课无法加增,致报酬亦因之而减少,先生之月薪,聘书上定为二百八十元,依师大送教授薪水之例,每周少教一小时者,每月少送二十元,先生少教四小时,故只能送二百元。此事弟实万分负疚,无如功课多少,既有一定之限制,讲师等又均已约定,未便变更,惟愿先生谅其困难,不加罪责,幸甚,幸甚!昨已将此意告西堂^①兄,请其函告先生,兹再专函奉达,敬祈早日首途,至为企盼!师大新生考试,于八月十二日起举行,照清华及北大情形看,恐本年考生数目必较上年大增,而阅卷之人反较减少,弟因头晕目眈,兼血压升高,恐不能多看,鲁庵^②离职已两年,本学年在燕大专任,自不便再唤其帮忙,此外,只多一西堂兄而已。故弟等十二的希望先生能于十日前到平,庶得共济艰巨也。

先生以前之欠薪,共有五百卅五元,系廿三年一月至七月之薪(此七个月薪水之全数,应是五百六十元,因一月份薪,先生已领过廿五元,故得此数。又,廿三年八、九两月,每月系四十元,共八十元,已由尊府领去)。此款已全由弟代领,暂存弟处,晤时当面奉也。

相晤不远,一切当再面陈,此时惟盼先生速来平。

敬颂

撰安!

弟钱玄同上

廿四,八,二

此札写于1935年8月2日。1934年秋罗根泽离开北京赴皖,任教于安徽大学。他离开北平师大的具体原因不清,或许是因为学校欠薪的原故。1935年下半年学校恢复正常,受钱玄同邀请与敦促,罗根泽仍回北平师范大学授

①张正(1901-1960),字西堂,以字行,湖北武昌人,时为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从事群经诸子之学术研究,主要著作有《唐人辨伪考》、《春秋六论》、《穀梁真伪考》、《诗三百篇之诗与乐之关系》、《荀子真伪考》、《诗经六论》、《尚书引论》、《王船山学谱》等。

②董璠(1896-1953),字鲁庵,又名于力,以字行,满族,北京人。1923年北京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1942年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1949年以无党派人士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监察委员会主任。

课。钱玄同《日记》载：“写快信致罗雨亭，促其速来。”^①即为此信。另据《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1934年三十四岁，上半年在北平。秋，赴安庆，任教于安徽大学。”又：“1935年三十五岁。上半年在安庆，下半年在北平。执教师大，编《诸子续考》，即《古史辨》第六册。”^②可作参证。据此札可了解当时师大教授的授课工作量和薪酬待遇：教授每周限定只能讲授十二小时，月薪二百八十元。罗根泽因每周只能上八小时，每一小时扣减二十元，故月薪为二百元，这较此前已大有改善。札中之欠薪情况，也反映了由于时局危殆，学校唯艰，教师有衣食之虞。

五

雨亭先生：

手示奉悉，昨晤西堂后，即致函许学斋^③与李季谷^④两君，推荐先生及张公^⑤，如来示所言。顷得许公来信，抄之如左：

“手示敬悉。为介张、罗二先生，至感。《中国通史》已请本院讲师孟君咸宇^⑥兼任，惟《中国古史》拟请罗君俯任。当由季谷兄信访。知念，特奉问。”

关于思想史方面，许函一字未提，顷又去电话询之，彼谓芸圻^⑦所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一科，拟暂停，故西堂事一时无法成功矣。此意顷已两次以电话告西堂矣。至于《中国古史》是什么样的东西，许谓彼亦不甚知悉，当由李季谷与先生面谈云。许仅谓《中国通史》是普遍的科目，不限于文史系，而《中国古史》则为文史系功课。如此看来，似乎《中国古史》是断代史。窃谓季谷访先生时，先生不示推却，即有未能立时答复之处，亦无妨以“稍稍考虑，容即答复”等语应付之。（最好自然，并此考虑之态度而无之）一切容面谈。先生若下午（无论何日）至中海，无妨叫听差打一电话至孔德询弟也。匆复，即颂

日安。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117页。

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强才选编：《罗根泽文存》，第435-436页。

③许寿裳（1883-1848），字季葑，号上遂，浙江绍兴赵家坂人。1902年秋赴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1934年起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48年在台北寓所被害。代表作有《章炳麟传》、《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国文字学》、《传记研究》等。

④李宗武（1895-1968），字季谷，浙江绍兴人，曾留学英国，专攻近代史，时任文史系主任。

⑤张公即张西堂，注见前。

⑥孟世杰，字咸宇，生卒不详，待考。著有《中国最近世史》。

⑦侯芸圻，又作云圻，生卒不详。1926年8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谢国桢、姜寅清（亮夫）、蒋天枢等同批录取。王遽常《抗兵集》卷一有《喜芸圻自北至》、《同日得芸圻石渠书明日过中山路同赋此》。

弟钱玄同顿首
廿四,九,五,下午

此札写于1935年9月5日,内容是关于课程安排之事。张西堂被拒的原因或是教学方面学生有意见,可参看本文第十札。钱玄同为此两次打电话给张西堂,或说明情况,或加抚慰。由于授课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钱玄同在此札中告诉罗根泽千万珍惜,不要推却。孔德,即孔德学校,是钱玄同在师大附近的教员宿舍,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大街智德前巷十一号,今为北京第二十七中学。钱秉雄《回忆父亲——钱玄同先生》说:“从1917年到1939年在家以外都有他的宿舍,先是在高师教员宿舍,1925年迁到东华门北河沿孔德学校内的宿舍。因他和该校校务主任马隅卿先生相识很久,曾为该校搞过国语科的教改,很谈得来。”^①据钱玄同该日《日记》记载:“昨宵不安眠。上午至师大取薪。至某海。午回家(午后不知者也)。”^②又本年9月7日《日记》记载:“晨十时回家,雇汽车访各教员,接洽功课也,皆城西也。(一)杨遇夫,(二)罗雨亭(雨亭病症),(三)孙蜀丞,(四)高阆仙也。午后至某海。归,排功课表,未济。”^③罗根泽因病居家,故钱玄同写此札告之功课事。可见钱玄同工作细致,考虑周详,钱、罗二人交情甚厚。

六

雨亭先生:

第一星期以来,血压突增高至190。日前又忽患第七神经炎,口歪,目不能闭,以至头晕,力乏,不能起坐。日内暂回舍间休,一直数日。现在有事奉商,拟请日内驾吟舍间一谈(舍间在东城双鞬胡同卅七号,在东口内,路南,第二家。双鞬胡同,在翠花胡同之北。)

无任企盼!

弟钱玄同伏枕上。

廿五,八,一

再:但明日(八月二日,星期日)不要来,因弟明日须外出诊病也。又及。

此札作于1936年8月1日,内容关于钱玄同的身体状况。钱玄同7月29日《日记》记载:“左眼皮不能自阖,口确向右斜,确是中风之状。六时于金处诊视,云是也。注碘针,又取降血压水一瓶以归,他说数周后当有复原之可能。血压亦在180以上,好时170光景云,这是真话。今日精神不振。”8月1日《日记》记载:“今日与昨日相仿,但精神觉不佳。”^④又8月5日《日记》记载:“下午二时至

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强才选编:《罗根泽文存》第1399页。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121页。

③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121页。

④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14页。

某海,约罗雨亭来出题也。至师大取薪。又至金处诊视。‘达’碘钙针,取药水,日来不能安眠也。孔德取书也。归。”^①此札反映钱玄同的身体状况,当时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病已非常严重,但仍心系工作,找罗根泽来或即为商讨工作之事。“再”以下文字为钢笔补写。

七

黎公^②忽入医院,不知何故。弟此时即往一看。两公来时请即开始阅卷。为幸。呈雨亭、新斋先生。

弟玄同。

九,七。

八

雨亭、新斋^③先生:

未看的卷子落(ㄉㄩˋ)下了一册,亟送上,请速看之。

弟钱玄同上。

廿五,九,七,灯下九点卅分。

此二札皆作于1936年9月7日,内容是有关阅考生试卷。钱玄同该日《日记》记载:“今日本拟至海,并约罗雨亭、吴新斋二人往,计省试卷约七十本,拟三人分看之也。诂料三时往,忽得劭西电话,知已入清源医院,因平汉车中着凉,身起红斑荨麻症云。五时至葛处诊,183,取药水一瓶。”又记载:“再往某海,觉实在看不动卷,只好让罗、吴两人看。以如〈与〉二人(凡三人)共出明日第二试题。晚十时归。”^④与此札内容相符。自本年8月以来皆忙于新生招生考试。当时考试分二场,试题皆在考前一、二日出卷,考后第一、二日即行阅卷,阅毕即行发榜。考完一试,再考二试。如该年初试,8月5日钱玄同与罗根泽出试卷,8日考试,13日阅卷毕,17日发榜。然后8月19日出复试卷,20日考试,25日阅卷毕。考试科目有“国文”(初试)、“国文法”、“国故思想概要”(复试),以前要考的“名著选读”,今起不考^⑤。省送师范生也要考试,另行出题,9月6日钱玄同与罗根泽为省送师范生出国文试题,此札所言内容即为该次阅卷。阅卷人手少,任务重,时间紧。如初试2400份考卷,复试等量,十几人分看;又有省送师范生试卷七十本,仅三人分看,确实不易。钱玄同1936年8月7日《日记》记载:“下午罗雨亭来,谈及阅卷人过少,我想共十四人:教授四——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14页。

②黎公,指黎锦熙。

③吴其作,字新斋,生卒不详。时为北平范师大学助教,著有《唐代词坛鸟瞰》、《高中国文常识简明问答》。

④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20页。

⑤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17页。

钱、黎、高、罗；讲师八——孙子、孙海、孙人、杨、严、夏；助教二——吴（国文系）、曹（文学院）。^①黎锦熙因八月在长沙不能来阅卷，九月初虽已返京，但旅途染病住院，打来电话，仍不能阅卷。当时招生工作制度虽没有现在严密，但由于他们的严肃认真，还是体现了公平、公正。如钱玄同《日记》记载，李云亭校长欲让一位因会唱戏而得其赏识的老太婆参与阅卷，遭到他们的反对^②。以上二札反映他们对招生阅卷工作的勤勉认真。

九

根泽先生：

又要麻烦你来（编注：疑脱“阅”字）卷子了！各省选送及体育系统招新生，共有国文试卷将近一百本。明日下午即须阅毕，故弟拟于明日上午（自八时起）约劭西、新斋两公及先生，咱们四人把它包办看完。务请惠允惠临。感盼之至！

弟钱玄同上

九月十二日

此札不记写作年份，《日记》也不言阅卷事，但从所阅为“各省选送及体育系统招新生”试卷，与上二札内容相连续，故暂系为1936年9月12日。9月12日为钱玄同生日。钱玄同9月10日《日记》记载：“最奇者《世界日报》之吴范寰忽介绍一原△△来，询生日事，我自民国以来早已不用阴历矣，朋友皆不知，彼从何而知之耶？面倒臭！”^③说明彼时钱玄同社会声誉日隆。

十

雨亭先生：

弟顷在师大教理学院^④办理选课事，五点钟可毕事。毕后即可至中海。先生于五时后（走至晚九、十时顷），如有暇，乞驾临中海一谈，至荷！（如五、六时顷来，请即在中海“骗”“低能”之晚饭为宜，因可长谈也）

弟玄同顿首

九一八

此札作于1936年9月18日，内容关于张西堂事。钱玄同该日《日记》载：“上午十时有师大国文系学生二三年（本年度的）的代表六人来，为反对张西堂事。下午二时至孔德一行。四时至师大签选课单。五时半至某海约雨亭来谈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15页。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15页。

③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21页。

④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之“师范馆”，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1949年更名北京师范大学。

西堂事。”^①札中言约罗根泽来即是商谈“西堂事”。六七个学生代表来反对张西堂,手札虽不明言何事,据推测可能为教学之事,或是对其教学有意见。本文第五札钱玄同向许寿棠、李季谷推荐张西堂授思想史的课被拒,原因或也在此。钱玄同约罗根泽来商谈,当为处理此事。另外,关于跨学院选课,钱玄同1934年9月17日《日记》记载:“本日起,师大选课,共选三个半天(17、18、19之上午八—十二时),十位回(编注:自造字,长方框内画一眼睛)同时在教理学院之图书馆楼上办公,随选随签名,甲系选乙系之课者,乙系主任亦须签名,此均往年所无者也。”^②可知从是年起师大教师可以跨学院选课。

十一

奉访不值,为怅!

兹愚者,师大今年规定四年级生参观本市各中小校,每系须请定教授一位率领,共计参观四次(四—六月)。国文系拟请先生偏劳,如蒙俯允,请径以电话通知康叔仁^③(或请文学院注册组之汪公^④转告亦可),因今明两日学校将放假也。即告以允任此事,为荷。因康公说一半天后即发表也。费神之至。

钱玄同留上雨亭先生。

廿六,三,廿九,午后二时

此札作于1937年3月29日,内容是关于带学生见习事。钱玄同该日《日记》记载:“今日为所谓黄花岗纪念日(其实辛亥三月廿九日为一九一一年〇月〇日),学校放假。”^⑤与此札所言“今明两日学校将放假”合。师大学生参观中小学事早已有之,1934年4月30日《日记》:“午后——二时,偕师大学生参观厂甸第一附小教国文,故二—四节之课,因公告假。”^⑥师大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钱玄同在教学管理方面工作很细致,对同事非常尊重,无官僚作派,亲访不遇,即书此手札相商。

十二

雨亭先生:

明日(廿三日)下午二时国文系之参观谈话会,敬请先生代弟主席,至愚,至愚!贱躯近半月来大感不适,今日下午之教务会议,且临时不到,因忽觉头热心慌之故。一切费神,感荷之至!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22页。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038页。

③康叔仁,生卒不详。著有《论理学大纲》。

④汪怡(1875—1960),字一庵,杭州人。著有《注音符号讲义》、《汪怡国语速记学》等。

⑤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56页。

⑥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008页。

弟钱玄同再拜。

廿六,四,廿二,下午五时

此札作于1937年4月22日,内容是请罗根泽代为主持会议,也涉及钱玄同的身体状况。本年从4月11日至6月21日无日记,而此间前后之日记,多记其生病之事,期间购书则多为佛典。如4月10日《日记》记载:“昨宵尚安眠,今日稍安定,而腿脚尚软……午后二时走,至大佛寺,购《梵网经》,什译,二角五分,二卷,及《楞伽经》七卷,七角二分,实叉难陀译。师谓此经有三译,以此七卷本为准,见《答铁铮》书,皆金陵本。又《瑜伽菩萨戒本诵仪、科会、表解合刊》,系净严所编也。此书系河南佛学社所出版,甚粗劣。而所谓七支性罪者在也(未完)……晚至东四南大街104号佛学书局,购得《瑜伽菩萨地》十六卷,五册,一元九角,金陵本,此系《瑜伽师地论》(奘译)之《本地分》中抽印本卷35—卷50也,《戒品》在其中。”^①4月11日《日记》记载:“再至大佛寺购唐遁伦之《菩萨戒本记》及唐太贤之《菩萨戒本宗要》及唐遁伦之《菩萨戒本羯磨记》也(三种合为一册,金陵)。又太虚之《慈宗三要》也。六对其七,大疑讶,以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②6月21日《日记》记载:“下午清理书桌,时做时辍,仅将书桌清理而已。书不用说,期以必完成之。关于刘书各件,尚未理出,而已甚疲累。甚矣,吾衰也!……日来其他尚好,惟行走时觉头脑时有偏右偏左之倾向,故不能多动。”^③6月23日《日记》记载:“日来头胀,今日更胀,且时觉头目不宁,走路不稳!究竟此病尚有向好之可能否耶?”^④此札既反映钱玄同在生命晚期深受病痛折磨,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坚持工作,也反映了他与罗根泽两人交情甚笃,罗根泽是其最可信赖、最值得托付的人。

【作者简介】尹海江,男,怀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①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57-1258页。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58页。

③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58页。

④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1259页。